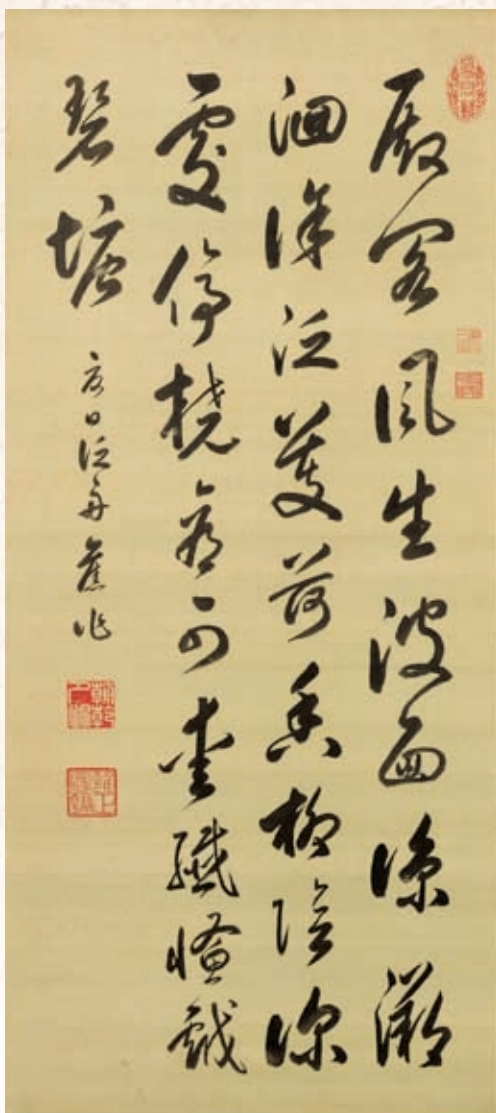


從《活計檔》看

雍正朝的宮廷繪畫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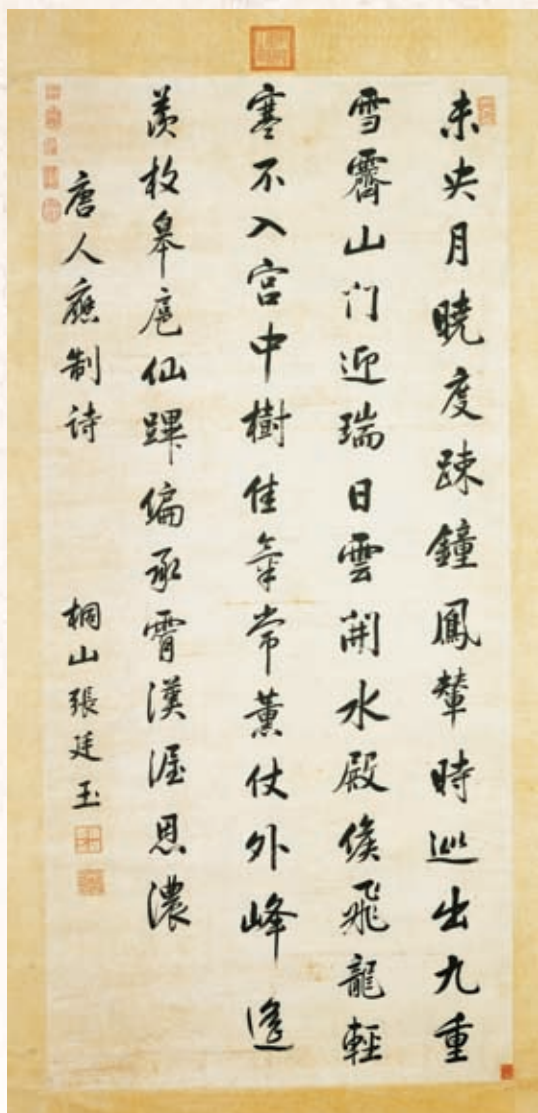
林莉娜



圖一 胤禛〈草書夏日泛舟詩〉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允禧(1711-1758)〈山靜日長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張廷玉(1672-1755)〈自書七言律詩〉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前言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吸收漢族傳統歷史文化，以儒治國，同時崇奉釋、道，成就了清代初期至中期長達一百三十多年輝煌的盛世文治。清代諸帝皆熟讀經史，博學善書，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者。雍正皇帝於皇子時期在南書房接受翰林詞臣的教導，學習儒家文化及詩詞書畫之事。(圖一)即位以後，勤奮致力於革新吏治，發展社會經濟之

際，也多方面開拓文化教育領域。身為康熙之子與乾隆之父，雍正短短十三年的執政，任內不但黨爭平息，同時征戰西北，充實國庫，經濟的富足為藝術發展奠定雄厚的基礎。

閣臣、詞臣書畫家及內廷供奉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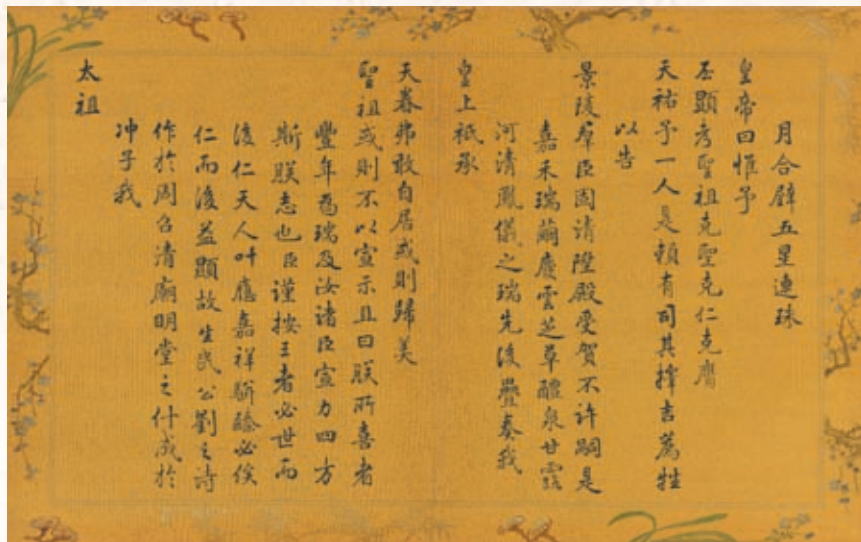
雍正時期宮廷書畫藝術是由皇帝本人及其閣臣、詞臣、宮廷畫家，以及一群優秀工匠藝術家共同創造的。若依其身份地位可分成四類：一是宗室畫家：皇族成員有擅長書畫者，他們與皇帝為弟兄，或是父子，但仍是君臣關係，譬如康熙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圖二)、雍正第四子寶親王弘曆傳世的書畫作品，充份反映出清代皇室的藝術造詣與愛好。二是閣員、詞臣書畫家：當時內廷有一批活躍的翰林儒臣，他們擅長詩詞書畫，又參與編纂典籍，深受雍正皇帝的倚重。文學侍從的才華與智慧，促成了此期宮廷藝術活動的興盛。其中包括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廷玉(圖



圖六 高其佩 (1672-1734) 《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蔣廷錫 (1669-1732) 《畫四瑞慶登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張照 (1691-1745) 《書九符並序》第2,3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吏部員外郎王澐(一六六八—一七四三)、刑部尚書張照(圖四)；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蔣廷錫(圖五)、刑部右侍郎高其佩(圖六)、雲南監察御史鄒一桂(圖

七)、內閣中書戴臨(圖八)，以及服務於職掌天文曆數的欽天監五官正焦秉貞(圖九)；其他屬武職系統的畫家尚有，工於西法寫真的滿族都統莽鵠立(一六七二—一七三六)、

拜他拉布勒哈番騎都尉唐岱(圖十)，他們在宮中為皇帝創作書畫並題「臣」字款。三是在御前行走的內廷供奉畫家，其中包括畫畫柏唐阿，(註一)譬如班達里沙、王玠(雍正五年病故，其子王幼學頂替營差)；另外，則是人數最多的畫畫人包括：金玠(圖十一)、徐玫(雍正二年病故)、金昆、丁裕(圖十二)、丁觀鵬、程志道、賀永清、張霖、吳桂、吳棫、陳敏、彭鶴、王均(雍正七年革退)、葉履豐、賀金昆、戴洪、吳璋、湯振基、戴恆、戴正、戴越(雍正十一年病故)、張為邦(父親張震曾在康熙朝宮廷供職)、陳枚、陳善、孫祜、盧湛、徐燾等人。雍正年間畫畫人按其品級或資歷領取俸銀、俸糧，然而地位身份無法與宗室貴族及閣員、詞臣相比。

西洋傳教士

清代宮廷也有西洋傳教士在裏面供奉，雍正執政之後，由於傳教士涉及皇位繼承政治鬥爭，便加以大力整頓。當時延續康熙五十六年



圖七 鄒一桂 (1686-1772) 《花卉畫冊》第6開 碧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七一七)的「禁教」政策，各省西洋傳教士除具有技藝者送京效命之外，其餘皆遣至澳門工作。居留京城為皇室服務的西洋人，來往於朝廷都需有內務府派員陪同。捷克

長兩年多，他是測地學家；巴伐利亞人戴進賢，他任欽天監監正；葡萄牙人徐懋德，他是住院的總管和視察員；還有我，摩拉維亞人，搞音樂；林濟各教士，他是瑞士人，但歸屬於捷克教省，是鐘錶師；那不勒斯的教士羅懷忠，他是外科醫生；米蘭的郎世寧，他是一名傑出

的畫家，深受皇帝及其他官員的寵愛，一直在宮中任職；佛羅倫薩德教士利博明，他是銅雕刻專家。」另外，還有談到翻譯家巴多明、測地學家雷孝思、馮秉正、神父宋君榮、外科醫生安泰教士，以及傳信部樂師德理格等人。

以上所提西洋人其中最著名者為

義大利籍傳教士畫家郎世寧，他於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抵達中國，並將歐洲油畫寫實技巧及焦點透視法介紹給滿清皇親大臣及宮廷藝術家。郎世寧早期的作品，較少受到皇帝的干預，畫面極富深遠感和立體感，具有歐洲油畫風格與情調，此次展出的鉅作〈百駿圖〉、〈畫嵩獻英芝圖〉



圖十 唐岱（1673-1752後）〈松陰撫琴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戴臨（1686-1746）〈雜書畫冊〉第21,22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籍耶穌會士嚴嘉樂（Karel Slavicek, 1678-1735）撰寫的《中國來信（一七一六一—一七三五）》，信中有關在中國傳教的工作報告，述及雍正

二年在京城的西洋傳教士有：「住在耶穌會住院的人有七十歲的葡萄牙人蘇霖，他是望遠鏡專家；奧地利尊貴的神父費隱，他已任住院道



圖九 焦秉貞（約1689-1726）〈山水〉第七開 曲廊濱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丁裕〈後天不老〉第12開 浮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日，郎中海望、員外郎沈喻傳旨，為郎世寧畫畫屋內鋪地炕，行取見方一丈舊黑羊毛氈一塊。雍正七年三月十二日，員外郎滿毗傳，將郎世寧白虎殿畫畫屋內牆壁、窗戶有不全處，俱找補糊飾。同年六月二十六日又安裝新窗一扇；十一月初五日，將郎世寧畫畫屋內收拾地炕一鋪，隔斷壁紙一槽，後牆開窗戶一扇，並加糊頂隔。雍正八年（一七三〇）三月，員外郎滿毗傳論，做杉木桌一張，給郎世寧畫畫用；並於三月十二日，做好交給畫畫房柏唐阿、王幼學。雍正九年（一七三二）十一月初三日，唐岱、郎世寧稱：「畫畫房二間因重新蓋造，糊壁未經裱糊，今欲裱糊。」隔日，領催馬學邇將畫畫房二間裱糊。雍正十年（一七三二）閏五月初十日，副領催金有玉，滿毗、三音保傳論，唐岱、郎世寧畫畫屋內窗戶著糊冷布；十月初二日，郎世寧埋怨說：「畫畫房的窗戶係西紙糊飾，甚透，日光映目，難以畫畫，意欲另糊高麗紙。」乃於十月初四日改糊高麗紙。綜合上述資料可知，郎

製，卷末署款：「雍正六年歲次戊申仲春」，整張長卷逾時四年才告完成。雍正顯然非常滿意他的表現，《活計檔》〈裱作〉、〈木作〉多筆

記錄顯示，從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開始，內務府官員曾多次傳諭下令造辦處木匠、裱匠為郎世寧幾處畫室進行修繕工程。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二

可以清楚看到。（圖十三、十四）由於這類作品展現出一種前所未見的創新面貌，郎世寧獲得雍正皇帝的賞識與重用。每逢過年、端陽、萬壽等喜

慶節日，郎氏遵照皇帝旨意進行創作，作品包含帝后肖像、珍禽走獸、靜物寫生以及歷史紀實畫，也經常為紫禁城及圓明園各景區繪製不同尺



圖十一 金玠〈壽同山岳〉第5開 飛蝠滿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寸的隔扇、貼落（張貼於牆上的字畫）及室內陳設畫片。總管內務府大臣（掌管宮廷事務的官員）年希堯（一六七八—一七三九）所撰，於雍正七年二月出版的《視學》，除原先翻刻義大利建築師畫家安德列·波索修士（Andrea Pozzo, 1642-1709）《建築繪畫透視》書中的圖版之外，年氏又加繪五十九幅透視線描圖，這是中國第一部介紹歐洲焦點透視原理的專書。（圖十五）《視學》序言：「迨後獲與泰西郎學士數相晤對，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繪事。」指出郎世寧曾為他翻譯講解有關「泰西法」的透視投影理論及幾何畫法，很有可能書中的插圖是郎世寧或由學生們合作完成的。（註二）焦點透視法清代稱之為「線法畫」，郎世寧奉命將此項技法傳授給宮廷畫師，使得清代宮廷繪畫與前代不同，試圖在平面上製造深度立體效果，空間距離較為精確。

依據清宮內務府《辦造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資料記載，郎世寧〈百駿圖〉從雍正二年三月開始繪

視學弁言
 余曩歲即留心視學率嘗任智殫思究未得其端緒迨後獲與泰西郎學士數相晤對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繪事始以定點引線之法貽余能畫物類之變態一得定位則蟬聯而生雖毫忽分秒不能互置然後物之尖斜平直規圓矩方行筆不離乎紙而其四周全體一若空懸中央面可見至於天光遙臨日色傍射以及燈燭之輝映遠近大小隨形呈影曲折隱顯莫不如意蓋一本乎物之自然而以目力受之犁然有當於人心余然後知視之為學如是也今一室之中而位置一物不得其所則觸目之項即有不適之意生焉矧筆墨之事可以舍是哉然古人之論繪事者有矣曰仰畫飛檐又曰深見溪谷中事則其目

圖十五 《視學》雍正七年初版

排，交由造辦處各作藝匠集體創作。慈寧宮是個綜合性的宮廷藝術創作場所，內有繪畫、畫樣設計、雕刻等多方面的人才。宮廷匠役集眾所長，透過彼此合作相互學習和交流，使得當時藝術水準有所提升。

《活計檔》經常可見幾位畫家奉命合作完成某件作品的記錄。雍正三年（一七二五）〈裱作附畫作〉「十一月初二日，據圓明園來帖內

稱，郎中保德交來畫一軸。著做插屏一座，心寬八尺一寸，高四尺三寸。其插屏正面寫魏徵諫太宗十思疏，後面裱高其佩的畫，字著武英殿待詔戴臨寫，用金箋紙過石青字。將魏徵諫太宗十思疏，著蔣廷錫、戴臨查出。」圓明園來帖內清楚記錄著皇帝所下達的旨意，戴臨奉命書寫內文，高其佩的畫作被裝裱於屏風背後，最後將完成的插屏擺置於

內務府造辦處

造辦處是專門負責製作皇帝、

殿內，供皇帝朝夕觀覽。雍正對於儒家聖賢以及歷代帝王名臣的言行教化非常重視，唐代魏徵勸諫唐太宗所上〈十思疏〉曾收錄於雍正御製的〈歷代帝王廟碑文〉中。造辦處製作的書畫作品常被用來賞賜皇帝寵信的大臣，用此籠絡臣下，以通上下之情。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十月至五年十二月之間，雍正曾多次以其親書或墨印的〈十思疏〉頒賜給李紱、楊名時、楊長泰、鄂爾泰、田文鏡、顏光祚、陳天培等人。《石渠寶笈》收錄有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御筆行書〈魏徵十思疏〉卷，上並鈐有「朝乾夕惕、雍正宸翰、為君難」三方璽印。此疏內容本是告誡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雍正用此贈物勉勵大臣時刻不忘其職責，並宣告人君應聽言納諫，勵精圖治。鈐於雍正御書上方的「為君難、朝乾夕惕」兩方璽印，印文也恰當的反映雍正治國用人的行為規範，及其勤政思想與施政原則。



圖十三 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百駿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世寧師徒以高超的畫藝及活躍的創作能力，終能贏得雍正皇帝的重視與青睞。

合筆作品

雍正朝的宮廷繪畫呈現一片繁榮的局面，人物、山水、花鳥寫生在題材上皆有新的開拓，並創作出許多歷史紀實、宗教題材的裝飾繪畫。雍正皇帝經常親自指派工作，審定樣稿，此時許多作品是「合作畫」。宮廷畫



圖十四 郎世寧〈畫嵩獻英芝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家除了學習清初正統「四王」傳統畫風，同時也融合吸收了西洋繪畫的技巧。清胡敬《國朝院畫錄》序言：「蓋畫院名手，不離工匠；詞臣供奉，皆科第之選，流派迥別，比而同之。」清代院畫最大特色即是有滿、漢與西洋傳教士畫家的合筆，也有翰林詞臣與內廷供奉畫家合筆，亦有才藝精湛的宮廷畫家與學徒合筆。在皇帝主導之下，透過內務府官員與太監下傳諭旨，依照實際情況需要安



圖十七 清 無款〈雍正行樂圖冊〉圍爐觀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壁、窗戶有不全處俱找補糊飾。」
雍正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奉諭：祖坦捧進的八軸畫像俱用黃綾托裱。其像內紫

陽真人呂祖像，著芟荷香畫畫人照臉，像畫衣摺不甚妥協，不必照樣畫。」雍正十年：「閏五月初三日，內大臣海望諭：芟荷香畫畫處畫得



圖十六 清 無款〈十二美人圖·鑑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后妃及皇室生活所需器物的機構，由總管皇宮事務的內務府管理。造辦處的專門作坊最早設在養心殿，稱為養心殿造辦處。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原設在該殿的造辦處乃遷至新址慈寧宮的南面。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所撰《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七十一，亦有提及：「康熙三十年以慈寧宮之茶飯房一百五十有一楹為造辦處，四十八年（一七

〇九）復增白虎殿後房百楹，所屬玻璃廠在西安門內蠶池口之西，共房三十有六楹。」清初宮廷極重視繪畫人才的培養與交流，技藝較為精湛的畫師，他們也帶領徒弟在內廷當差。可能因為人數增多，空間不夠，或是為區別工作性質內容，康熙後期另闢有「西洋畫房」或稱「油漆房」，原是為安置馬國賢（Matteo Ripa, 1692-1745，雍正元年因父病

故離開宮廷）、郎世寧及一些油畫匠師。雍正登基以後，任命怡親王（一六八六一一七三〇）為內務府總管大臣，便積極對造辦處人員進行了調整。根據《活計檔》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在養心殿當差有畫油畫烏林人佛延、柏唐阿全保、富拉他、三達里，而畫畫柏唐阿班達里沙、八十、孫威鳳、王玠、葛曙、永泰仍歸在郎世寧處學習西畫，並辭退了察什巴、傅弘、王文志等三人。雍正三年八月，雍正服喪期滿之後，正式搬往圓明園，故有部分畫家也跟隨前往，御園內因此設有造辦處分支內廷工藝作坊。

雍正時期造辦處設有「畫作」，裏面的畫畫人被分派在不同場所創作，譬如慈寧宮、白虎殿、芟荷香（雍正八年八月，蓮花館後觀蓮所改名芟荷香）皆設畫畫處。上述史料亦見於記錄宮中藝匠工作諸事的《活計檔》〈裱作〉資料中，雍正七年：「三月十二日，員外郎滿毗傳：著將西洋人郎世寧白虎殿畫畫屋內牆

畫五張，著先裱成一軸。」另據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另一條有關畫畫人金玠的記載：「著將怡賢親王值房後東廂房二間，收拾乾淨與金玠畫畫。」可知當時金玠所使用的畫房，鄰近怡親王允祥值班房。雍正時期，造辦處機構仍冠養心殿之名，簡稱為造辦處。設有管理大臣二人，下設總管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其他另有主事、庫掌、催總、筆帖式等官員來辦理內務府事務。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才正式在造辦處設立「如意館、畫院處」等繪畫機構，以取代「畫作」，宮廷畫家的管理制度漸趨完備，分工也更加明確。

造辦處宮廷匠役承造活計，所有交辦工作必須先起稿畫樣呈覽，經皇帝過目同意准允之後，才照樣成造。雍正皇帝嚴格審核御用器物的樣式，也經常參與意見，修改造型圖案設計，以及指示正確的陳設地點。宮廷畫家奉命為元旦、端午、萬壽等重要節日，製作各類應景畫，因為是臣子專為皇帝所作，所以畫家以端正工整

書體在姓名之前加「臣」字，姓名之後書寫「恭畫」或「恭繪」，這是內廷特有的落款形式。宮廷畫家須有朝臣、地方官薦舉，或通過獻畫自薦，並經考核，方能進宮供職。初為試用期，正式入宮供職，才依據技藝水準優劣，勤勉是否，決定每月所配給之責處。」皇帝重視御用作坊的運作，內務府官員監督進度，交辦的工作可按照次序先後來進行，但若延誤還是會被詰責。《活計檔》〈流水檔〉記錄顯示雍正四年三月起，慈寧宮補充七位新來畫畫人（張霖、吳桂、吳棫、陳敏、彭鶴、王均、葉履豐）：「著暫且行走試看，每人每月暫給飯食銀三兩。」雍正五年正月初二〈記事錄〉有云：「郎中海望奉怡親王諭，看得造辦處各作匠人所造活計，甚是不好，而管作官員人等俱不精心看視，或行走懈弛，以致活計粗糙遲誤，殊屬不合。嗣後著員外郎唐英、全首領李久明、薩木哈等不時稽查。如各作監造官員、柏唐阿及匠役頭目人等，內有懶惰空班者，即行指名回知，從重責罰。」規定若有皇帝下旨傳做活計，都須三、四日一次，回報知道。雍正六年員外郎唐英（一六八二—一七五六）奉命前往江西景德鎮辦理窯務，內務府的工作就交由他人來督導。此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記事錄〉記載：「六品官阿蘭泰說，為慈寧宮畫畫人等散懶滑

衣食錢糧與安家費，及其去留是否。」
內務府總管與宮廷畫家
 雍正即位後，封十三弟允祥為和碩怡親王，擔任總理事務大臣。《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八：「軍務機宜、度支出納、興修水利、督領禁軍，凡營中府中，事無鉅細，皆王一情事。」雍正特別吩咐怡親王：「著沈喻照唐英例，每日稽查伊等，如有不來者，即行啟我知道。」雍正七年慈寧宮畫畫人戴洪告假六個月回籍，王均也被革退，宮廷畫家人數減少。乃在同年十月初三日，由怡親王府總管大監張瑞交來年希堯處匠人摺子，內錄有四位畫畫人湯振基、戴恆、余考、焦國諭開始在宮中試用服務，直到雍正十年戴恆、湯振基二人被派去改畫琅琅活計。雍正八年五月初三日怡親王病逝，內務府總管大臣改由海望擔任，其他辦事官員還有康熙第十六子莊親王允祿（一六九五—一七六七）、員外郎沈喻、員外郎唐英等人，他們各有其才能，允祿精樂律通數學，乾隆年間曾修撰《皇朝禮器圖式》；沈喻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為康熙繪製《避暑山莊三十六圖景》。正是由於有這些精通工藝的大臣共同管理造辦事務，雍正時期的存世文物才能有此高超的藝術成就。

人經畫料理。」怡親王總理造辦處事務，負責宮廷畫家的管理。元年正月立即下達諭旨：「嗣後爾等俱要各盡職分，不可疏忽。如匠役有遲來早散，懶惰狡猾，肆行鬥爭，喧嘩高聲，不遵禮法應該重責者，令該管人員告訴爾等管理官，啟我知道，再行來看，具有精美細緻的「內廷恭造」之式，呈現出皇帝個人雍容華貴的審美觀。雍正欣賞規範嚴謹，「文雅精細」的細做設計，不喜工藝複雜、紋飾繁縟之作。而其審美標準應是由文人、士大夫方面擷取養分，再轉化文人意趣使成為具有皇家氣質的帝王品味。胤禛於雍親王皇子時期與即位之後，督促造辦處創作一系列的〈十二美人圖·鑑古〉、〈雍正行樂圖冊〉及〈十二月行樂圖·十月〉（圖十六、十七、十八），畫面仔細描寫圓明園各殿中室內陳設的書畫文玩和多寶格。獨享一人之樂的雍正皇帝，裝扮成文士模樣從事著圍爐觀書、書齋寫經等活動的寫真像，真實地呈現雍正對藝術文物的鑒賞品味與興趣愛好。¹⁰⁰

註釋
 1. 從旗人年輕子弟中選拔學徒，先學習簡單活計，經考察合格後，再升為柏唐阿。
 2. 楊澤忠、徐洪婷，〈《視學》中透視方法之由來〉，《山東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年，第23卷，第4期，頁132-135。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圖十八 清無款〈十二月行樂圖·十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